

车匪 路霸 覆灭记

陈新林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序

王昭荣

陈新林同志是《江西日报》社的年轻记者，一九八五年以来一直从事政法工作方面的报道。收集在这个小集子里的文章，是他近些年来所写的报告文学、通讯和特写，都是真人真事。我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写得简炼，活泼，生动感人，值得一读。

读了他这些作品，可以体会这么几点：一、江西的政法公安干警，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社会的稳定，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尽心尽力，无私奉献，涌现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和新人新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尊敬和爱戴，值得大家学习。二、搞好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的稳定，光靠政法公安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各部门、各单位、全体人民群众大家动手，综合治理，齐抓共管，见义勇为才行，做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三、现在违法犯罪的大多数是青少年，还有闹纠纷的、打架斗殴的、械斗的，甚至以盈利为目的搞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毒害青少年的，说明这些人社会主义道德素质不高，法制观念不强，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努力提高人的素质，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希望广大专业的业余的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多反

映公安政法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好人好事,多反映各单位、广大干部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的新人、新事、新风貌,采用报告文学、通讯、新闻报道和音乐、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和文艺演出等多种宣传工具和手段,广为宣传,以鼓舞和教育全体干警和广大群众,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反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目 录

序	王昭荣
公路大盗的覆灭——	1
金盾之光——	41
国法神威——	64
大墙内外——	85
铁道线上的大追捕——	105
后记——	235

公路大盗的覆灭



引子

弯弯曲曲的公路。

江西境内，公路四通八达，昌九、昌赣、昌景，206、316、319……一条一条犬牙交错，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织成了一张漫天大网，撒向井冈山之巔，庐山之谷，撒向沿海之城，中原之镇。

这公路之于江西，宛如血脉之于人体，它的不断发展，使铁路、水路运输落后，区域性经济相对封闭的江西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南方。看吧，飞速发展的公路运输，日趋增大的车流量，正预示着同全国各地交往的异常活跃，它无声地宣告：江西的经济活了。

然而，这公路现象的另一面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在赣南，据万安、遂川、赣县、南康四县不完全统计，1989年上半年已发生过扒车盗货事件88起，损失价值5万余元。这些歹徒形成了盗

窃、销赃一条龙犯罪，最多的一伙达 46 人，开着四轮卡车运赃物。

在赣北，武宁县境内一伙人霸路为王，不断发生哄抢事件。1989 年 2 月，一群人因交通事故的肇事单位没有满足死者家属提出的无理条件，而将汽车和人一起埋葬。

在赣中，南张线，206 国道线不断发生拦路拦车杀伤杀死司机、货主，抢劫巨款的严重事件。

公路在呻吟、在哭泣、在呼号……

与此同时，江西省公安机关、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场剿除公路大盗的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孙树森在组织了一次为时 40 天的全省范围内以打击拦路拦车抢劫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斗争取得胜利后，欣慰地告诉全省人民，这次专项斗争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 2800 余起，摧毁抢劫团伙 205 个，抓获抢劫案犯近 1000 名，缴获赃款赃物折款 100 多万元，其中重特大案件 640 余起，抢劫案件 400 余起。

效果是显著的，曾猖獗一时的拦路拦车抢劫的犯罪势头被有效地遏制了下去。

然而，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公路大盗的兴衰说明了什么呢？

我思索着……

第一章 狭山口——惊心动魄的战斗

看地名，聪明的读者就不难想象出，那地势一定颇为险恶。那里历来是万年与乐平的交界处，东西向的丛林公路，随着崇山峻岭的起伏而盘旋，延伸。

公路两旁高山林立，峭壁悬崖，其势如“撮箕口”，长长的狭谷一条，数里无人烟，故名“狭山口”。这里白天难见阳光，一片幽暗阴凉、阴森可怖的景象；一到夜晚，便是风声鹤唳，成了狼群出没之地，再加上公路时隐时现，一会儿是九十度的大环旋，一会儿又是陡峭的上下坡，特别使人感到心惊胆战。

在历史上，此地就是土匪、流氓的行劫之地，从此经过的商队、路人，几乎没有不留下“买路钱”的。

现在，狭山口又为南张线所必经，是江西通往浙江沿海地区的主要干道。于是，这里又成了一伙犯罪分子作案的绝好场所，成了广大司机、路人的遭劫之地。

早已消灭了的劫路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了……

一

月黑风高，寒风嗖嗖。

一辆东风牌大卡车，顺着南张线，向浙江方向飞速地行驶着，望着越来越浓密的树林，坐在驾驶室里的货主王金龙的心渐渐提到了嗓子眼，总感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因而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正前方，随着灯光所照之处，正前方一会儿是巨大的峭壁，一会儿是缠着青藤的古树，一会儿是浓密的丛林……

两旁都是高山，不知隐藏着什么。突然，“格登”一声，汽车熄火了。神经绷得紧紧的王金龙猛地一震，忙问：“怎么回事？”

“出了点毛病，妈的。”司机胡强沮丧地说，他最怕汽车中途抛锚。

他们只得下车修理，这里正是狭山口的中段，汽车刚滑下一个陡坡，拐了一个弯，前面又是一个急转弯，因而20米内外是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路，只有路两旁的山峰沉默地注视着他们。夜色浓重而昏暗。见这阵式，王金龙催促司机说：“快一

点，老胡。”

“我也想快，谁愿停在这鬼地方。”胡强说着，揭开了车头盖。

此时是3月23日，正值春寒料峭之时，山风贼冷，穿着棉衣都抑制不住寒冷的侵袭。王金龙不禁颤栗起来。他是乐安县城一个普通的个体户，生意做得很不顺手。今年春节，他从一名亲戚那里打听到了浙江省猪的行情，比乐安要便宜得多，于是，便通过这个亲戚那个朋友，过五关闯六将，好不容易收购了一车猪办妥了外运手续。这不，他回到乐安后，筹措了两万多元钱，雇请了县饲料公司的汽车前去把肉猪拉回乐安，如果路上顺利，那他就可以大大地发一笔财了。

然而，他也听人说，路上很不安全，要多加小心。所以，他一路行车，心里都在暗暗祈愿：灾难别降临在我的头上。

也许是老天爷故意与他过不去，胡强的车子还没修好，公路两旁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开始，他还以为是风吹树叶发出的，可不过分把钟，却从路边的树林里鬼使神差般地窜出了几个人。

想喊已经来不及了。胡强的车盖还没盖上，就被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住了胸部。

王金龙愣了一下，立在那儿不知动弹，仿佛这一瞬间地球停止了转动。

“拿钱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逼视着他说，那口音是标准的乐平腔。很快，其他几个也晃着手中的匕首乱嘈嘈地嚷道：“快点，别让哥们动手。”“识趣的，赶紧掏，不识趣的，……”

面对这阵式，王金龙回过神来，知道碰见了一伙什么人，苍白的脸上顿时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钱，我的钱，那是我的命啊，……怎么办？亲戚的钱，我的血汗，不能这样被抢去，不能。

他一时惊慌失措，硬抗吧，显然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对方个个有刀，逃跑吧，这荒郊野外，密林丛中，人地两生，肯定逃不过那伙强盗的手心，剩下的路只有一条，跪地求饶，或许他们会发发慈悲……

于是，王金龙两脚一软，跪了下来，哭泣着说：“你们饶了我吧，我上有老母，下有老婆孩子，挣点钱不容易……”

“你们放了我们吧，都是本乡本土的。”司机胡强顿感心里难过，也在一旁帮腔。

“老实点。”那个用刀逼住他的家伙厉声喝道，胡强顿时感到刀尖的锋刃，很有力地顶住了他的胸膛，再往深一点就完了，他立刻吓得不敢吱声。

此时，王金龙已是泪流满面了，嘴里只顾叫道：“求求你们，各位大哥，饶了我吧”。

谁知，这伙人早已不耐烦了。一个五短身材的壮汉冲上来就是一刀，王金龙感到寒光一闪，立刻本能地用手一挡，手臂顿时有了一阵麻辣辣似的钻心的疼痛，鲜血顺着手流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膝弯处的裤子上。他强忍着疼痛，一心想保全那两万多元，跪着爬到那个刺了他一刀的歹徒面前，继续求饶。可没等他开腔，那人又是一刀，刺中他的右手，接着他听到一声炸雷似的吼声：“还不动手。”

立时，他感到天旋地转，昏了过去。

放在驾驶室座垫下的 20580 元被洗劫一空。6 名歹徒迅速没入公路两旁的山林之中，司机胡强迅速将王金龙扶进了驾驶室。

看，这就是公路大盗的狰狞面目，比起《三国演义》中剪径的强盗李鬼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恶劣现象的死灰复燃，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和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公安干警的义愤。

二

就在上面这起案件发生的前两天，万年县生资公司一辆 131 汽车从上海返回，驶入峡山口 15 米处时，司机发现公路上有一只黑色提包，疑为他人所掉，便停车捡包，不料公路两旁的山上窜出 10 多名手持凶器的家伙，强行搜身，抢走日本进口“皇冠牌”密码箱一只（内装现金 720 元），金戒指一只，上海奶糖、饼干等，共计损失折款 3000 多元。

三天之间，在同一地点，连续发生两起特大抢劫案件，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专业的万年县公安局副局长方府春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位年轻的局长，有着丰富的刑侦工作经验，又经过了中国刑警的最高学府的熏陶，养成了一种思维敏捷、判断准确的本领。他知道，从作案手段、人数、时间来讲，这两起案件显然不是一伙歹徒所为，但他们都选择了峡山口为作案地点，足以说明拦路拦车抢劫决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倘若不给予严厉的打击，很可能象 1986、1987 两年爆发的大规模盗挖古墓的犯罪活动一样，产生料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在那股盗墓狂潮中，万年也是重灾区。

可是，从现场情况看，除了杂乱无章的鞋印外，根本没有其它的痕迹。方府春根据罪犯是乐平口音，被抢的财富中，有上海奶糖和饼干等情况，指示专案组，朝罪犯逃跑的方向进行跟踪。

上海奶糖香甜可口，对上海市民来说尚且是上等的零食，对乐平的农民来说，无疑有着更大的诱惑力，没准儿，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就会边走边吃，这样就不可能不留下踪迹。

方府春的判断是对的，专案组两位干警很快在乐平县镇桥镇邹家村的沿途上，发现了有“福禄”字样的纸片，村里还发现了饼干残滓。

“狼”很可能在此村。

获悉这一情况后，方府春与刑侦队长王水清一起，驱车来到乐平县公安局，通报了案情，要求协助。

早已为辖区内不断发生拦路拦车抢劫案件所苦的乐平县公安局刑侦队长江勋福一听，二话没说，当即与镇桥派出所联系，了解邹家村有无此种人员犯罪的迹象，两县公安机关开始携手合作，决定联合行动，引狼出洞。

无疑，这将是一场硬仗。

三

3月30日夜，狭山口路段。

乌黑的柏油公路在这朦胧的夜色里，宛如一条灰色的带子在这崇山峻岭中飘动，四周黑魆魆的，除偶闻几声夜莺的叫声外，丝毫听不见别的声响，这又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一辆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渐渐驶及狭山口，距此车400米开外，一辆北京吉普悄无声息地跟踪而去，平安无事，汽车顺利通过狭山口。

又一辆汽车跟踪而过，路面上一切正常。

狭山口东端临时指挥所内，一群隐蔽在周围的民警已有些急躁不安了。现在已是9点一刻，正是罪犯平日作案的时间，倘若罪犯再不出现，今晚就白干了。

这山、这路，依旧沉默。

正当这时，西端乐平巡逻组用步话机在茫茫夜色中传来消息：“万年注意，路面出现8人，行动诡秘。”

“明白。”万年组全体干警精神大振。

乐平巡逻组再次出发。中心区域沉寂得可怕，两道银色的光柱泻在柏油路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突然，一个黑色手提包在快速推进的灯光中出现了。此地，正是王金龙被抢的一个几乎九十度的急转弯前。

“万年，中心区域出现黑包。”万年县公安局刑侦队长王水清的步话机里，清楚地传来乐平的报告。

黑包!!

仿佛是一剂兴奋剂，立刻调动了全体干警的情绪，大家无需命令，自觉地置身于高度的临战状态中。

山风一阵阵刮来，潜伏哨的民警感到刺骨的寒冷，但没有谁动一动。

夜色越来越沉，越来越黑，但两端指挥所的干警没有谁亮一下手电。

等待，真难熬啊，那么多瘾君子没有一个点上一支烟。

跟车而来的乐平巡逻组绕过黑包，到达东端指挥所，与万年组共商将计就计之策。他们决定由青年民警吴坚扮作货主，诱狼出洞。

一辆由远而近的单行货车在值勤民警的指挥下嘎然而止。担任指挥的王晓勇、王水清明确向司机布置了任务，着重强调了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司机点头会意。穿便装的吴坚以货主的身份坐进了驾驶室，另两位民警扒上车厢潜伏在篷布下面。

汽车缓缓地起动了……

吴坚两眼注视着前方，心情略有些紧张。这位1988年才从江西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的年轻民警，早以发誓把青春献给维护社会安定的神圣事业。在校时，他刻苦学习，练就了一

身擒拿格斗本领；毕业后，他几次小试锋芒，赢得了同事们的好感。这一次，是他大显身手的时机了。

很快，黑包进入了小吴的视线。为引出罪犯而后制，小吴镇定自若，低声命令司机：“停车。”

汽车嘎声而止。

四周悄无人寂。小吴下车后不紧不慢地朝黑包走去，正待抬手捡包时，公路两边的山上、水沟中窜出一伙手持匕首、棍棒的大汉，黑鸦鸦地朝小吴袭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你们想干什么？”小吴继续扮演货主的角色，内心十分镇定。按惯例，歹徒们要的是钱，而不是首先杀人。

然而，眼前的这伙丧心病狂的歹徒迅速兵分两路，一路挥动匕首、棍棒朝小吴打来，一路直奔司机而去。容不得丝毫犹豫，小吴作好了格斗准备。一个歹徒持匕首冲了上来，挨了小吴一拳，另一名歹徒见状，甩手一棒，小吴迅速将头一偏，脸部被击，他顾不上这些，紧紧地扼住了一名歹徒的咽喉，厉声喝道：“不许动，我是公安局的！”

“就是要打你公安局的，兄弟们，快上。”

在一名歹徒的指挥下，其余4名歹徒一拥而上，将小吴按倒在地，乱棒相加。一名歹徒恶狠狠地举起手中的锤子向小吴身上砸去。

身上疼痛、眼冒金星的小吴，理智还属清醒。他只有一个信念，誓死也不让歹徒脱逃。他紧紧地扭住了一名歹徒。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胆小怕死的司机失去理智，把听从指挥忘得一干二净，在小吴徒手与歹徒搏斗时，他一脚踏上油门飞也似的逃命了。待潜伏在车厢里的两位民警明白过来，已无法下车救援，他们掏出手枪“啪啪”两声。

在这茫茫夜色之中，枪声格外刺耳、尖啸。

潜伏哨里的民警猛一震，预感不妙，立即冲了出来。东、西两端指挥所也打破原定计划开始行动，救人要紧。但是，这名司机根本没有听见枪声，依然紧握方向盘，将车速拉到最高档。货车象受伤的公牛高速度的狂奔着，很快开出狭山口，直到被指挥所的吉普车挡住去路时，司机才如梦初醒。

枪声同时震动了正在行凶的歹徒，没等他们醒悟过来，潜伏哨里的民警风急火燎地冲了上来，歹徒们这才方寸大乱，四处逃窜。身负重伤的吴坚，手上却牢牢地扭住了一名歹徒。

狭山口的树林可以作证，青年民警吴坚在这儿经受了一场何等艰险的考验，他无愧于一名公安战士的神圣称号。

四

茫茫夜色，深深林海，成了罪犯隐形的天然屏障。

他们仗着熟悉的地形，巧妙地与民警周旋，有的乘隙逃走。身材高大的王晓勇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山岭，发现前面的树干旁似乎隐藏着一个人，便在齐腰高的荆棘中穿插而过，那人慌不择路，拼命逃窜。王晓勇只管追击，却不想一位躲在一堆柴草后面的歹徒，趁他刚过，便舞着尖刀刺了上去。在另一边搜索的民警乐新荣见状，飞起一枪，击伤了歹徒左腿，不料子弹被前方一块岩石挡住弹了回来，穿透了他的右臂，鲜血浸湿了毛衣，但他顾不上这些，咬着牙忍住伤痛，跟大家一起，将这名歹徒擒获。

就地审讯，这两名歹徒交待了持械拦车抢劫的同伙。

一个搜捕公路大盗的计划迅速制定了。清晨2时，寒风卷地。借着风声的掩护，参战的民警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邹家村团团围住。熟悉地形的乐平民警一马当先，奋勇擒盗。

决不让一名罪犯漏网。

气喘吁吁，得以从狭山口脱逃的邹真荣，一回到家里，顿时人事不省，瘫倒在床上。好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想起上半夜发生的事情，不禁身如筛糠，胆寒心战。完了，这要是被抓住，公安局一定会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联想起自去年年底以来伙同邹克永、邹道真、邹平荣等 12 人持刀抢劫四、五次的经过，他知道自己罪不容赦，还是逃吧，没等他来得及收拾，突然“啪”地一声巨响，两名头带国徽的民警破门而入，给他戴上了手铐。他低拉着脑袋，叹息一声：完了。

然而，也有不甘心束手就擒的歹徒，还在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反扑。

一声门响，邹道真预知情况不妙，迅速从枕头底下摸出尖刀，闪在房门背后，王水清闪身进房，将背贴近墙壁，警惕的目光随着电光的移动仔细搜索。房门微微颤抖了一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大喝一声：“邹道真出来！”。说时迟，那时快，门后一把飞镖迎面飞来，王水清侧身躲过。随着一声狂吼，邹道真飞舞着匕首向他刺来。王水清飞起一脚，踢落歹徒的匕首。另一位民警出其不意地抱住了罪犯。

此起彼落的犬叫声、小孩的哭声，唤醒了沉睡的村庄。到 8 时整，当晚参与抢劫的歹徒全部落网。

这一场战斗的主要收获是破获了 3 起特大持械抢劫案，抓获案犯 13 名，另两起案件的简要案情是：3 月 21 日凌晨 4 时，邹道华等 10 人，在狭山口路段用石头拦住万年永昌贸易商店的汽车，抢劫车上人员现金、首饰等价值 3000 余元；3 月 28 日，邹平荣等 7 人，在同一地方，拦劫浙江龙游县汽车一辆，打伤司机货主 2 人，抢走现金 17000 元。

这伙公路大盗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第二章 206 国道备忘录

—

206 国道线，一条普通的国家二级公路。

这条路从安徽蜿蜒而来，有 220 多公里穿过江西境内七县一市到达浙江。从 1980 年 2 月，江西境内柏油路面铺设完成以来，车流量与日俱增，由 1981 年的每天 400 辆到 1986 年一跃而达到 1 万多辆。在来往车辆的逐渐增多之中，生活在公路两旁的较为贫穷的农民们，心理逐渐发生了倾斜。

经常跑这条路的司机们都知道，刚开始时这条路沿途有风景秀丽的山峦，有一马平川的田野，有古风尚存的集镇，也有民风淳朴的村落……可不久，这些就仿佛年久褪色的国画，失去了鲜丽的色彩，代之而起的是公路两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各样的饭店、酒家，上面多书：“司机之家”四个或黑或红的横幅，煞是醒目。

206 国道从此成了危险的坦途，过往司机、货主都会觉得一双双贪婪的眼睛正觊觎着他们的口袋……

现实是一个很喜欢与人们捉迷藏的怪物。当人们发觉应当创造物质文明，大力发展经济时，往往会忽视与之俱来的某些精神上不健康的现象，只有到品尝这杯苦酒时，才会予以纠正。

中国这部机器的运转，总是失去某些平衡的机制。

1984 年 9 月，东乡县批准了在 206 国道旁设立个体饭店的报告不久，那里突地冒出了一排诸如“姐妹酒家”、“翠翠饭店”、“笑出门”等等“司机之家”，个体户群起仿效，办饭店者趋

之若鹜。这林林总总的饭店、酒家招来了不少过往司机、乘客，竞争也开始了。一些老板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先是在菜肴上玩名堂，后是不惜重金雇请模样中看的女青年上路拦车。当这些都因激烈的竞争而逐渐失效时，老板们终于“困穷而匕首见”了……

钱，疯狂的困兽。

这里，我不想描绘那些酒店老板为了赚钱如何引诱女青年卖淫，因为那些丑态是一般人所不忍目睹的。只是我想说，死灰复燃的卖淫恶习很快蔓延开来，金钱，又一次以其邪恶的力量腐蚀着社会。

受这种风气影响的不仅仅是过往司机和酒店的老板，心理受到伤害最大的是附近的农民，他们一见这些人开一片小店就腰包鼓鼓的颇为愤恨，尤其愤恨那些司机的慷慨与大方。有的在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时，也开始随波逐流，寻思着如何发司机的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路大盗一伙一伙地产生了。

二

似乎这是旁枝野蔓的一节。

可是，不。

你要了解在 206 国道上作恶的歹徒，就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罪犯、暴徒、大盗，他们也有过善良的愿望和普通人常有的追求。

你要看这些歹徒的可悲下场，就必须直面社会的阴暗，了解他们堕落的渊藪。

初冬，严寒刚刚袭来，206 国道成了一条风龙，在赣西南的山川、平原上肆虐。江苏南通兔毛衫厂驾驶员和采购员二